皇明史槪

皇明大訓記卷之九

臣朱國禎輯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非其性也

○二月己丑　上坐東宮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

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三月戊午論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奪耕女不廢織厚

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戸部政當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四月丁亥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河南檢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諭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賑濟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於死亡深用閔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饑寒為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其體朕至懷

○吏部奏用國子監十四人嘗為六品以下官諭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主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白明而諸弊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無所知識饑寒者無繇獲濟冤抑者無繇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縱橫其為廢職甚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為人蔽惑也

○六月甲辰詔天下曰昔元末播蕩海內憂兵所在黔

黎苦殃甚矣如此者一紀有奇朕命將削平民得粗
安天下大明今十有九年矣然奸臣在位謀間臣民
愚本施而弗及德將布而沮行政乖理悖莫甚於此
先王之道未究於行失存問於高年及矜恤於鰥寡
孤獨去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至奸擾吾民者懲治
而斂跡進士監生職任於諸司想吾民樂生有漸矣
今特命有司存問賑恤必得其所所有合行事宜條
列依款行之
○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
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四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

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議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正為有司不體朕意士耆年都置不錄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〇八月乙酉、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

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叅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同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

其所難皆縣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諭戶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請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須緩其歲輸之要使彼樂于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十二月戊申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之於刑獄毋存欽恤之意盖欲與於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

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爲惡者
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
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
於盡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曰春
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
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
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
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

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

神靈詔求世爵工部其即爲修理以副朕懐

○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悦豫

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

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

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

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

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

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所福於已也寔爲天下蒼

生也

丙子府軍前衛老軍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銀下
鋌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發
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
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
以戕民為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
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求辦
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
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為己功不以
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
効之

○二月己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于壇所　上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田畝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等享胙于此豈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耳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爲註至是註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吾

未能爲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註朝夕省覽三吾
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
開太平者也
○甲戌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
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曰唐虞之制外樹
州牧侯伯式奠民居以寧方域人樂雍熙載諸冊策
雖不備述而紀綱見焉是將英良並出所用惟仁是
以世代相承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不異以其
誠信相孚上下無間也今之人不然違善弗從縱欲
如流朕竭氣力疲精神諄諄諭之從者罕焉何其難

治也曩者討平西南諸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繇誠信相孚克共乃職奠安黔南人獲其所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四月丙申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人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　上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守之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難得也苟能思其所難得而保之豈特為一身之福

施及父母妻子其禍莫大焉乃不能廉潔以律已受汚辱之名以爲父母羞朕念爾年少更事未多特宥還職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立於將來

○巳酉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併論前罪誅之以懲餘者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在效而繼之則爲縱惡不在效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能資鼓鑄　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爲民害甚矣仍之

○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請以救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上謂戶部曰以救代穀者爲其輕可以便民然救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拯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弊而成弊乎

〇五月丁卯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上曰爲惡則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〇癸酉　上謂兵部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餘身亾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䘏者匪仁勞而不報者匪義爾悉閲軍衛凡軍士歿亾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竝優給之毋令失所

()閏六月甲寅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産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産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亾

再無應襲者給全俸贍之及有子孫生專論充軍者亦宥令自立勲仍給贍其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上曰內外武臣昔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勞績未嘗暫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停仁故給之全俸使有所贍爾心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予而予則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爲適中優以全祿未爲過也
○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行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

於是武學用武舉是析文武爲二途是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車攻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八月戊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

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疎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繇生也

○九月癸未諭都督府曰前遣囚徒往充遼東驛卒合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多是徒宥耳且令就濟寧暫住待春暖遣行

○丙戌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為政者務存大體近

文武官俸米有以斗升爲計甚非所以示朝廷忠信重祿之道自今百官有俸皆以石計或止于斗毋得瑣碎

○十月己卯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蓄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强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隕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

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還前諸城知縣陳允恭

上諭吏部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前縣時能愛惜小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於是召還復其官

○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靄翠金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税逋負蠻人恃頑險不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上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税是能遵聲

殺矣其逋負豈敢爲耶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

○三月乙亥朔　上覽史冊與侍臣論周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內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言非定論也

○甲寅定從祀歷代名臣　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

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旣祀伯顏其阿朮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

歷代皇帝廟

○辛巳　上召考試官陳宗顧等生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于隣人竊鐵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如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太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譖形似之

尚矣又論正性之德　上曰小忠非仁小節非義足
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遂命纂
令諸儒誤疑信論
○丙申　上謂侍臣曰朕門觀史前代帝王好聽讒言
者必致敗亂蓋因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
必以正物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憸巧善
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爲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
可畏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
哲而去讒佞
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

之　上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貨利或私忿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　上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

六月　上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勑諭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繇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血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嘗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

諸士卒皆爭先効力奮不顧身以此所向克捷平日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爲公侯小者爲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繇士卒而來或苦虐之使强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附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饑以死也夫爲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亾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

恤軍士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七月丙戌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左侍郎沈溍（溍字尚賢錢塘人洪武乙丑進士歷工部主事勤于職務尋陞侍郎二十年命試兵部左侍郎十二年陞尚書明年以事免）等曰朕因武臣有違法犯罪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子孫世襲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事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其申諭之

○九月甲午命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

古人[illegible]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
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常命天
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聽仍復其家今定
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許
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洪武二十二年二月壬辰　上御謹身殿觀大學謂侍
臣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
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
修身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為不仁好義者恥於為
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

敎化之本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爲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〇四月己卯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諭戶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即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遊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眞定就耕今歲豐足民受其利　上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然在處置得

宜毋使有司侵擾之也

○六月庚子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九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上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悋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隴中一旦舉之加於朝臣之上

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十一月乙丑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慚服而退

○癸未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

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作未易識　上曰獨

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

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貞何難識

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豈能悉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

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

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

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上

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

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滔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預耕則有穫若刈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緊豈不重乎

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方物之貢歲以為常朕念彼嚮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煩實勞民

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
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
○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上問宜何官對曰宜
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於敢為
上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
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學
未充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
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
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十一月已丑朔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勸懲天下

上覽之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此亦知為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為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十二月癸亥諭刑部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

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故善
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上閲漢書賜民爵之令謂
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優待臣民子孫相承
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
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
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
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三月甲午　上謂羣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
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磨之莫能吝

最後一人言曰鍛煉不工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辯別邪正省察是非皆原於一心心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癸卯 上謂 皇太子諸王曰人君有天下當法天之德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

當克勤克愼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　上諭戶部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食給足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即聽其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爲遊民則逮捕之

○五月癸卯　上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

雖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所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為同毋矯訐以為異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

○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學校諭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則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為學朕嘗念北方學較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四書五經其他子史諸書未賜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〇六月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志清 人洪武中爲 後遷副都 刑部侍郎改戶部 生事免爲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即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繇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

〇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上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黨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必嚴禁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

重那爾刑部其楊諭之

○甲寅　上與羣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厦者必資於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羣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斷輸者不能鎔金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諭吏部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

無此不足論也已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七月乙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値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唐徵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上召徵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歿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憾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爲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乃獨不然耶吏遂得終喪

○八月乙卯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　上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此者安

得不與後之爲君少有及之者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爲治亦有可稱　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十月甲寅謂羣臣曰爲君爲臣獨理貴明處事貴斷昔唐太宗與羣臣論致化封德彝以爲三代之後人漸澆詭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治可謂獨理明憲宗欲伐吳元濟衆與以爲不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處事斷自古國家

與衰皆繫於此若爲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明上無

剛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帝是已書

曰功從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迺罔後艱若等事

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十二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

顧謂學士劉三吾曰凡人遭禍凶咎皆已有以取之

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三

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

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可預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

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闒茸不備職當罪之　上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爲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言乎若罰其不稱職者罷之秦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　上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容輕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誹之法於是秦不敢復言

○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爲官奴贖父罪　上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

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
卽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義斯爲孝
也又顧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
故特曲法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爲人子者
○七月庚辰朔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
亂　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
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
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
○己酉勑刑部榜諭天下學校各處教諭訓導有給繇
到京　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

苦祿猶艱難悉爲朕言時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
爲學正以訓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學教諭張桓
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民事無所知　上謂
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
月朔望休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
不談及汝二人緊言不知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
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伊
尹耕于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應聘相湯發其
所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商歌自薦于齊桓公
佐與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于田里上書數陳

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爲武[illegible]
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行其所學[illegible]
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illegible]
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眞宗日[illegible]之
旱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必奏沆曰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儆懼不然則留意於土
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而奏[illegible]朕以
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乃[illegible]雖
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
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illegible]人皆

辭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illegible]則所教所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爲朝廷焉得能人二人皆惶汗失措　上顧[illegible]刑部臣曰若二人者於心無誠已爲聖賢之教其遠竄之

○十二月丙辰安慶府知事周昌言臣見士人或因小過罷斥然其才有堪[illegible]而於例不得敘宜垂寬宥令有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示懲昌言不可聽　上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瑕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illegible][illegible]人君務焉苟

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知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輸糧違期及發易者坐法當誅　上曰四川水陸險峻輸輓艱難故有失期或發易者或兩取便利求無逋欠可矣豈得遽論以死甚非愛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給道理費遣還病不能至者遣內官就道給賜稅糧未足者令就本處輸之

○刑部言天下諸司比年以來勘合不報者積至千數

請因其來朝罪之　上曰勅令不完固有罪但不可因來朝而治其後文趣完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　上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愼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乘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辛丑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

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兼而聰明自廣若信任憸邪蔽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抗然悟悔亦以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下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從何生哉

○三月丁未　上諭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illegible]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睥睨同乎汙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致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卽忘饑暖卽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

○癸亥　上謂禮部臣曰先王之治天下彝倫爲本至於胡元昧於教化九十三年之間彝倫盡斁至有子納父妾而弟收兄妻兄據弟婦者此古今大變國中

之不幸也朕膺天命君主華夷復先王之教以敘彝倫務使各得其序既定之律又著之大誥以明於天下比聞民間尚有頑不率教者仍蹈襲胡俗甚乖治體宜申禁之違者論如律

○有儒士初授知縣陛辭　上問之曰試言莅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勸之　上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身又為教化之本長一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已以為則已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為獎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試之

○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上覽書謂侍臣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能言可嘉也不必指摘瑕疵以杜言路

○四月癸未　上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繇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愛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為言使知有所

譬荷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
○己酉勑論宋公馮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逦以不足奉有餘體天道者仁人也以不足奉有餘者非仁人也嗚呼禍福之來皆自人致人循理而行則家昌悖則家亾朕命卿于山鎮西鄙近以家人不從所欲來言於朕朕察言觀色良𥙷不得其所故爾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矜惜朕以卿昆弟相從於開創之初具有功勞且有姻親之愛故不忍忘而為卿言之自今以後凡存殁者使得從容足衣食俾無若追自然効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

○六月癸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古　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歉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歉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隣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盡進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　上勑諭之曰耕稼衣食之原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瀦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為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度其宜凡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毋妄興工役掊尅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集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以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與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戊子刑部奏律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

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二月己丑諭戶部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能周䘏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吝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來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諭以此意使民知之

○六月己丑　上御奉天門勑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
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
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
特令其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
腓劓閹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
知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
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
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

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之惟謀逆不赦餘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合依親戚如皇后家皇妃家東宮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儀賓家魏國公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武定

侯之家朕皆著之祖訓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梓揭于官署永爲遵守

○辛卯　上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與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於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援德涼薄侍臣對曰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眞有其效矣尚

聖德謙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七月戊戌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賀表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焉

○戊午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覽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教養萬民之方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惑

○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

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

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

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

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

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

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

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此講說[illegible]朕心

聞之愈益警惕

洪武二十九年二月將軍胡冕朱展等有平蠻之功面

殺戮太過　上遣使諭之曰近者苗蠻叛亂諸洞之民被其逼脅乃命爾等征之意在殲兇渠宥脅從爾等乃奮一時之威一槩戮之其中豈無詿誤不得其死者乎朕觀宋太祖時曹彬爲將不妄殺一人其後子孫昌盛曹翰殘酷身催窮窘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如此爾等既往者不可追矣後當爲戒

○七月庚申諭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之所爲有不善雖大亦隱忍不露他人所爲或有過失雖小必不能容忍亦有過在己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責己厚而責人薄責己厚

故能成德責人薄故得寡怨咎者反是人安得不怨

○九月乙亥大賚天下致化武臣諭曰元末兵爭中原

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

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

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

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

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

首謝　上因數日同歷艱難致有今日故朕子孫保

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

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十一月乙卯朔　上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惡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惡得其實斯不陷于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於好惡喜怒則此心廓然太公不爲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丙寅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

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蠱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人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　上罷朝因與羣臣論民間事

上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

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上諭兵部曰我朝三十年矣守邊諸將操精兵嚴備禦初本皆能既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理財罔知備禦如西凉守將宋晟莊德張文傑等嘗征討邊夷多獲馬匹牧於塞上鬻而取利又以所虜胡人爲家奴待如親屬諸將曾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之

力一旦夷奴變生發覺收而掠去豈不失財悞事爾兵部其以此諭知自今邊將不得以胡人爲家奴所畜馬或　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蓄若欲財用聽入馬于官官給其直過朝廷出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償直馬少不願償者聽此外惟驛傳及太僕寺馬戶得買餘皆不許

○丙寅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謬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謬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

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罔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辯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也

()三月壬午熒惑入太微　上遣使勅楚王楨曰自古至今有土有衆者務謹身心觀天道察人事不敢自縱自遂劉向云人君候五星出入所舍何分踐退休

外務必知之葢人事作於下則大道應於上可不謹
哉其分茅胙土之君亦有一國之休咎苟於神人之
理漠然無知如之何能膺大貴而有土有衆也吾諭
爾久矣前者親與天文書一帙備載周天列宿意在
爾務知五星出入洞燭禍福以修人事也曹歳熒惑
入太微不可不慮況太微居翼軫之度翼軫楚分野
也太微天庭也五星無故而入災必甚焉自熒惑之
入吾憂不已且熒惑徑入而東往猶可也今順入而
逆出已八十日矣在内庭十日有敎君者有敎后者
敎宰相者況八十日乎今爾子冈疾而逝天象豈不

可信矣非止此更有甚焉爾宜省愆慎德以回天心
故諭

○諭蜀王椿曰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貴其所無秦
蜀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不可
無前代重之非以專利也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今
惟易紅纓等物蓋因邊吏不譏私販出境茶爲夷賊
夭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少豈所以制之哉
其諭布政都司嚴禁焉因命曹國公景隆齎金牌勑
令直抵西番與爲符契以絕奸欺

○勑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

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羌放肆生傲慢之心益驕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為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故嘗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於是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藏卜等西番申諭之

○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衆攻龍里千戶所千戶

吳得與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
揮使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急賊中
勢不能支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
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曰
賊勢張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俟之有若
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弄何
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
遂中毒弩死井孚繼戰亦死於陣城遂陷事聞　上
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
孚臨難殞身同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

指揮僉事予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幣恤
其家

丁命戶部下令天下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
或聲宏亮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以道路曰孝順父母
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
又令民每一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集衆鼓
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
老縱其怠惰者不勤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者
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周給不限貧富隨其力資
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五月己巳　上復以天象示變勑晉王　文皇及代
遼寧谷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
往必驗今天象與往者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
今歲然二三歲間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
各守其地今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爲
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
十萬其不出則已設若術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
密晝夜熟算孰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於人多算
勝少算不勝況無算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機思謀
慮艱於運籌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遠

慮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於是可不慎哉吾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分地多不過一二萬倘或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務在深藏設計待彼肆志馳騁明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勅　文皇曰塞烽數警虜詐也欲誘我出縱伏邀之其令姘近烽處即望遠亦須去三十許里此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可調都指揮莊德張文傑於西涼召劉真宋晟二都督於開平召武定侯郭英等於遼東會兵一處悉出遼王及北平山西都司護衛軍馬以步軍十五萬布陣而待令英真晟翼左德文傑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中彼此相護首精而外銳無憂虜患矣

○勅左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北平中國門戶朕于燕王在焉以爾爲

叅賛燕王往開平隄備爾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
谷寧三府護衛選練精銳馬步軍士隨往王有號令
爾恭行之大小官軍聽爾節制愼毋疑志而有二心
勑武定侯郭英曰胡廼久矣萌孽未殄不可不防命
爾總兵劉真宋晟爲副備啓遼王至開平廼北捍險
屯駐遼東都司并護衛各衛所步軍城堡之外餘皆
選鋒隨往一切號令悉聽節制於燕王
勑 文皇曰周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
兵海內今雖無事天象示戒可不防胡朕諸子汝獨
才智秦晉已薨繫汝爲長攘外安內非汝其誰已命

楊文郭英秉總諸軍聽爾節制爾其統率諸王相機度勢防邊乂民以答天心以副吾意

○九月庚戌頒　祖訓條章於內外諸司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才至有姦賊之臣狥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不王以後諸呂

用事盛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
戒者朕少遭離亂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
卽位以來勞神焦思定立法制革故元弊政至于開
導後世復爲祖訓立爲國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
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
永爲遵守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姦臣論無赦
上諭刑部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之過故有是言
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設爾
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繇然一時裁決
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

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
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
旛宣德意遣之總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
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録究者即爲奏聞無
究者實犯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狹罪者准贖
○晉王　文皇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
人齎勑往諭曰近者人自塞上來知爾兄弟統軍深
入古人論兵貴乎知彼若已能知彼又能知已雖不
能勝亦無凶危不知已又不知彼徐與敵遇凶莫甚
焉且以知已言之我朝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

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馬雖有之若欲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為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有名將難於野戰所以必欲知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今爾等師數千人馬離開平三四百里駐劄塞中況無輕騎遠偵以知敵情設使胡人數萬晝潛夜行隱藏樹林猝然相遇彼數萬我數千何以當之若縱轡馳行其將何以全軍士哉今吾馬數少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警急一時可知若欲折衝鏖戰

其執可當爾等不能深思熟慮提兵遠行不與敵遇則僥倖耳設若遇之豈不危哉方今邊備全仰步軍必依附城壘儻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亂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聽命於雄者又二年帥將士東渡大江秣馬厲兵於建業以觀天下之變其諸雄皆放肆無藉之徒雖曰無藉元朝亦不能馭乃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總兵四征與羣雄並驅又不十數年羣雄殄滅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

曰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於和林此葢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汝等又入賸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於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於事勢機無少懈雖不能取彼亦不能爲我邊患是良策也葢勝敵者勝於無形爾其勉哉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諭戶部尚書郁新曰自古人君代天理物建立百司分理庶務以安生民當時賢人君子惟恐不爲君用及爲君用無不盡心竭力効共勤勞顯父母榮妻子立美名於天地間設有壞

法之爲所以官稱其職民安其生朕自混一四海立綱陳紀法古文官內設六部都察院外設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名雖與前代不同治體則一奈何所任之官多出民間一時賢否難知儒非真儒吏皆猾吏往往貪贓壞法倒持仁義殃害良善致令民間詞訟皆赴京來如是連年不已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間戶婚田土鬬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繇本里老人里甲斷決若係姦盜詐僞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是令出後官吏敢有紊亂者處以極刑今後敢有紊亂者家遷化外前已條例昭示戶部再行申明

○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

桐梓謂太常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

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　太廟始成遷主就

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

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

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有

不虔當以時省視務宜齋潔以安神靈

○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

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令行之已久然

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招示民間使知

趨吉避凶之道古之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皇明大訓記卷之九終